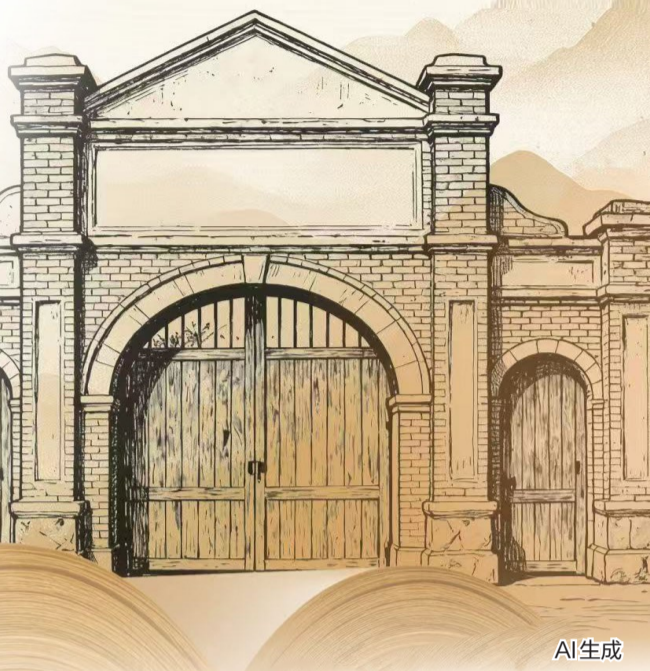


瑞安『东北小学』五十年

■俞光

在瑞安老城，曾有一所小学，从1902年创办到1952年并入县中心小学，整整走过了五十年的历程。这五十年，正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、从积贫积弱走向新生的巨变时代。这所小学，即几易校名的瑞安“东北小学”。



AI生成

开瑞安小学教育之先

1900年8月29日，清廷下诏决定于次年开始改革科举制度，废除八股考试。9月14日又下诏，命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，各省书院均于省城改设大学堂，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，各州县须设小学堂，并须于各地多设蒙学堂。

作为温州地区维新运动中心的瑞安县闻风而动，在孙诒让先生的倡导下，1901年冬，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，计划将县城原有的学计、方言二馆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，并加以扩充，分设中文、西文、算学三个专修班，于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学。与此同时，为启蒙童稚，又在县城四隅创设蒙学堂。据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》

记载，1902年“正月，于瑞安县城内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四隅各设蒙学堂一所，以广济寺、忠义庙、关帝庙、显佑庙为各该校舍，每校常年经费暂定为三百六十元，出于各庙款、学生修金及绅富捐，学额各五十名，每名修金六元、四元、二元不等，此瑞安小学教育之所仿也”。

《瑞安市志》称：“东北蒙学堂的创始人孙诒让、黄金箝、金城。”此言较为笼统且名字有误。据1903年5月15日发行的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《浙江潮》第四期载文：“东北隅蒙学堂的发起人为孙诒让、黄金箝，监督为金城。”该文是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（1896—1902）瑞安城内学校情况的调查报告，因此是可信的。

文中的黄金箝是瑞安“五黄先生”之一黄绍第的次子，黄宗英的伯父，曾留学日本东京高桥高等商业学校、明治大学等校，富有爱国热忱。当俄国沙皇派兵强占奉天（今沈阳市）时，他与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九百余人，齐集东京锦辉馆，声讨帝俄的侵略暴行，并与林调元等17位温州籍留日学生发表《抗俄宣言》（原件藏温州博物馆），表达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爱国赤诚。其子黄宗甄曾任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处长、科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等职。金城为监督，相当于现在的校长，负责具体办学事务。他也是当时瑞安演说会的干事。

该文献记载：“东北隅蒙学堂的课目为国文、伦理、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图画、体操。教习为吴孟龙、邵秉中、吴纲，会计及庶务为胡锦涛、池虬。生徒四十人。经费出款常年四百元，入款绅富之捐输、亩产之提成。设立时间为壬寅（1902）正月。”

这里提到的池虬，又名池源瀚，字仲霖，瑞安县城人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举孝廉，三年殿试一等，以知县用，未仕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后，历任福建平潭、松溪、崇安、山东阳信等县知事。十七年归永嘉城区，创办国医国学社，行医讲学。他是瑞安著名学者俞君尧的爱徒，又是俞君尧之子俞春如的恩师。

此前瑞安的蒙馆以识字教学为主，课

程有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《千家诗》和《幼学琼林》等，程度较高的蒙馆则还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。而东北隅蒙学堂的课目则与此迥异，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、中西学融合的新学特征，开瑞安新式小学教育之先。

战火中艰难前行

东北隅蒙学堂以忠义庙为校舍。忠义庙是瑞安历史上一所著名的庙宇，它与瑞安十大历史名人之首蔡敬则息息相关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曰：“忠义庙祀汉安固令蔡敬则，在东北隅县治后，即旧崇福堂故址。”蔡敬则初创安固县，功绩卓著，“创城池，立署于邵公屿，政令明肃，境内大安。”故后人立庙祀之。“庙始建于公署，晋时迁署为县，改庙于东偏，即神私第。明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），取勘祀典，有司祭以中秋望日。弘治戊申（元年，1488），高令宾以庙偪尔治所，议迁崇福堂废址。”此后忠义庙多次重修，但总体结构未有大的变化。

1903年十一月，清政府颁行《初等小学堂章程》等学堂章程，规定小学学制为9年（含高小和初小）。东北隅蒙学堂由此改称东北初等小学堂。1912年9月28日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《小学校令》，初等小学堂改称初等小学校，学制4年，教课目为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手工、图画、唱歌、体操。东北初等小学堂改称东北初等小学校。1918年5月，省视学来瑞视察中小学，东北初等小学校与县立中学校、县立高等小学校、西南初等小学校、西南北初等小学校、西北初等小学校、聚星初等小学校、勤业初等小学校等8所学校受到嘉奖。

然而，宁静的校园终被战火打破。瑞安相继于1941年4月19日至5月5日、1942年7月13日至17日、1945年1月21日至23日、1945年5月26日至27日四次沦陷，日机还多次对瑞安县城狂轰滥炸。特别是1942年7月7日至10日，日机连续4天滥炸县城，炸毁商店民房250间，震塌284间，死36人，伤23人，其中与东北初等小学校毗邻的大沙堤被两颗燃烧弹击中，焚毁房屋百余间，炸（烧）死10多人，著名

的藏书楼海日楼毁于一旦。城内百姓纷纷逃难到农村，东北初等小学校被迫一度停课。
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，社会动荡，物价飞涨。1946年、1947年、1948年瑞安县的米价分别是上年的4.12倍、7.41倍、20.9倍，民不聊生，东北初等小学校也在困苦中勉强支撑、艰难前行。

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东北初等小学校获得新生，学校改称东北初等小学。1951年春，笔者有幸进入该校一年级就读，亲身感受了它的最后时光。

那时校门即忠义庙正门，宏伟厚重，雕梁画栋，朝北而开。门前是长达数米的石板铺成的平桥，古朴典雅，宽约十米。桥两侧是半人高的青石栏杆，雕有石狮子，栩栩如生。门前还有一对高大的石鼓，气势非凡。桥下小河流潺潺，清澈见底，连接北濠河和西河。过桥是忠义街，三四米宽，花岗岩条石铺成，平整光滑。忠义街一边临河，一边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大宅院，朱门拱梁，飞檐青瓦，十分气派，尽显江南水乡的风韵。

学校的礼堂是忠义庙的正殿，气势磅礴，雄伟壮观。戏台有一人多高，木制地板，我们曾在上面演过《狼和小羊》。教室设在正殿两边的廊庑中，宁静安谧，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人生最初的求学时光。

1952年，东北初等小学并入瑞安县城中心小学，走完了它五十年不平凡的历程，我们也成了该校最后的一批学生。

后来，这片校舍相继作为瑞安县初级师范、瑞安中学初中部、瑞安城关一中、玉海中学、玉海实验中学的校舍，在新的时代里，继续为瑞安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一沓旧笔记，记录荆谷电影队23年放映史

■包建程

在陶山镇荆谷环乡路边，林长滔师傅家的五层阁楼里，至今仍保存着四套放映设备——放映机、不同规格的银幕、稳压器、三脚架……林师傅指着它们说：“只要有拷贝，现在搬出来还能放。”

距放映最后一场电影已过去28年，他的工作笔记却依然完好。当笔者从他手中接过那沓泛黄的笔记本，发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何时、何地、放映哪部影片。片名从单字的《追》到七字的《奇侠俏妹闹热河》，一一罗列。

这不仅是记录本，更是一部完整的荆谷电影队23年放映史。



电影放映笔记



林长滔获表彰的证书

继仙岩后，瑞安第二支流动放映队的诞生

1975年初，荆谷公社赴江西承接隧道工程的建筑队返乡，负责财务的林长滔被公社指定组建集体性质的电影队。

那时的荆谷，一穷二白。据林长滔回忆，电影队最初只有一台放映机、一个三脚架和一块银幕。放映机是公社向瑞安县电影公司申请的，用建筑队的2000元收入购得——第一台是上海产的长江牌。设备运到后，才发现需要电力，还要搬运、存放。没有电，得买发电机；没有车，只能靠肩挑背扛。

林长滔虽无放映经验，但当过几年兵，部队锻炼出的吃苦精神让他咬咬牙接下了任务。放映队是流动的，没有固定场地。哪里需要看电影，就提前派一名劳力把设备挑去，放完再挑回来。

在当年瑞安各公社中，荆谷放映队

是继仙岩之后的第二支。几年后，梅屿、顺泰、江溪等地才陆续建队。因此最初几年，荆谷队除了服务本公社，还常去周边支援，最远曾渡江至万盘尖茶厂和梅屿五云山放映。

首场电影选在沙垟下大队的“奶厂坦”，放映的是刘国权、姜树森执导的《青松岭》。银幕挂在奶厂外墙上。当晚，公社干部、大队干部、教师早早到场，村民闻讯也搬来凳子占座。现场人声鼎沸，电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。电影结束后，人们在宽敞的坦场中互相招呼，难掩兴奋——这毕竟是荆谷历史上第一场电影。

此后，各大队陆续放映，银幕或用毛竹架起，或挂于树间。每到一处，人们都兴高采烈，孩子们更是早早搬凳抢位。

“跑片”时代，一天连放六场的盛况

起初几年，电影在露天场地放映，电影票由大队集体支付，按人口数量分15元、20元、25元三档。

在当时，看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也是一种宣传手段。电影通常在农作物成熟季节放映，有人因盗窃或小偷小摸被逮，罚其出钱给大队放映一部电影，以此表示公开道歉。此外，村民家中孩子满月、老人做寿，乃至办丧事，也有放电影的习俗。

电影拷贝由县电影公司统一配送。无拷贝不能放，有拷贝则须抓紧，一般停留一至三天。因此放映需提前预约。

农村电影多数是在晚上放映，通常一晚一场。但遇上热门影片，多地预约时，只能“跑片”——这边放完一集，立即送往下一处，下一场推迟半小时开映。最多

时，一晚连跑三地。

在荆谷，当时最受欢迎的是电影《少林寺》和《闪闪的红星》。一天最多放六场，从早8时放到晚10时，中间几乎无休。放《少林寺》时，设备因高温连续作业，关键部件被烧毁。一阵烟雾后，银幕上人影晃动却无声响，观众哗然。放映员手足无措，只得打电话向县电影公司求救，请电影公司派一名师傅把修理设备与零件送过来。那时交通落后，师傅骑上脚踏车从南门横渡飞云江，再骑车到仙降江边码头，荆谷这边让涂头大队社员开着三板轮（出海捕捞江蟹用的作业船）到仙降码头来接师傅到荆谷码头。如此无缝链接，最后师傅到现场一看，原来是扬声器保险丝被烧毁了。两小时后修复，电影继续。



上：放映机电源线、幕布
下：稳压器、三脚架和四套放映机

23年，近2000场文化盛宴的辉煌与落幕

在那个文化生活生活贫瘠的年代，荆谷电影事业始终走在前列。最初使用8.75毫米放映机，两年后换上16毫米宽银幕；待周边公社刚有放映机时，荆谷的银幕已升级为35毫米。观影视觉体验遥遥领先，也因此，外地常预约荆谷队去放映，也有人专程赶来荆谷看宽银幕。

新式流动电影广受欢迎，经常有预约却无片源。一旦电影公司有拷贝，绝不让它空置一夜。露天放映五六年后，公社将

原温州百亨乳品厂职工食堂改为电影院。虽简陋，却是室内场地，白天放映效果好，观众不再受日晒雨淋之苦。影院可容550人，票价每张五角，平均上座率七成以上，收入远超露天场地。影院分内外场，内场有座，外场无座，票价分别为五角和两角，偶有五分钱看一场电影的，还安排了售票员与四名检票员。

放映员郭成光说，1997年农历腊月廿九，影院仍座无虚席。但到年三十，观众突然消失，次年正月初一、初二依旧无

人。至今说起，他仍觉难以置信。从1975年初到1997年底，辉煌23年的荆谷电影，就这样戛然而止。

“那年之后，家家有了彩电。再过十多年，人手一部智能手机——等于人手一台放映机了！”老放映员感慨道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